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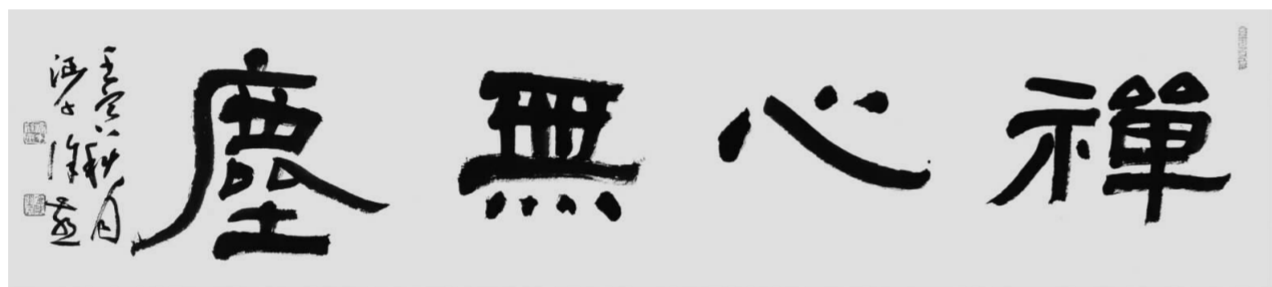
徐燕:时习经典师古求真,

温故知新自出机杼



徐燕

江苏省张家港市人,别署涵千,一级美术师。现为江苏省书协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,江苏省政协委员,中国书协女书法家委员会委员,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员,江苏省高级职称艺术类评委,东南大学兼职教授,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先后荣获“江苏省首批优秀青年书法家”称号、“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称号。是江苏省“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对象、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。书法作品获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“全国奖”,全国第三届正书展“最高奖”等。作品入展全国第八、第九届书法篆刻展;全国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届妇女书法篆刻展;全国第二、第四届正书大展;全国第二届行草展;全国第三届“林散之奖”书法双年展;全国首届书法小品展等。出版作品集《当代江苏青年书法家·徐燕卷》《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集·徐燕书法》《徐燕书法作品集——唐诗宋词元曲欣赏》《笔墨性情——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集徐燕卷》《徐燕书陶渊明〈桃花源记并诗〉》《徐燕书宋人诗话十则》;专著《中国古代女性书法研究》《前贤的足迹——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回望》。



隶书横幅 32×140cm

临古小语 □徐燕

散氏盘临后跋

散氏盘之书,朴厚凝练,洵为彝器中极品。观其结字,不求整饬而浑穆自见;貌若不经意而秩序井然。至于线质之坚实,结体之灵动,有籀以来,罕所见焉。故为习籀习隶者所必取。

石鼓文临后跋

古今说石鼓者众矣,唐朝韩愈之《石鼓歌》尤播于后人之口,然而重石鼓书法者,从清人起。晚近之吴缶老,终身缠绵石鼓文,雄厚厚实,开石鼓临习之新风。予亦向爱此石,时时抚之,并且有悟焉:草书用笔正与石鼓通。今试以作草之法临石鼓,私意以为别有韵味也。

新莽嘉量临后跋

篆至于汉,日渐式微,盖秦末已有隶书,至汉时取代篆书之势益速。然而诏版量器,则仍多见篆书。王莽篡汉,改制量具,其文用篆。因其去秦不远,故仍多秦趣,而线质劲健,颇为后人取之。今戏临新莽嘉量,亦转益多师之意也。

祀三公山碑临后跋

有谓齐白石老人篆书取法乎何,则祀三公山碑是也。是碑改秦篆之圆转为方折,劲健排算(ào),多金石味,为篆书中罕见之作。清代金石复兴,此碑始为世人所重。自白石老人后,此碑益为世人所知。越千年而遇齐氏,知音邂逅,不亦奇乎。

秦诏版临后跋

清乾隆后金石学大兴,然多重钟鼎彝器及石鼓文,诏版权量往往为之忽视,盖其书者多为下级文士,甚至皂隶仆役。然而其实颇有足观者,今人王镛、石开等辈,多取法于此,而臻浑古之境。用笔异于李斯,如铁线横折,毫无取媚之意,此

所以为高古也。予闲来戏临,如嚼橄榄,愈久而愈觉其味悠长。

张迁碑临后跋

汉张迁碑向以朴厚雄强为后人所称,其方笔之拙,冠于所有汉碑,然而有方有圆,方笔见拙朴,圆笔见灵动,变化莫测,所以为名碑。临此碑,应随机生发,不可拘泥于形,须重其神。予试以行书笔法临此碑,意欲透过刀法见笔法。未敢自以为是,姑存临本,他年视之,不知若何。

石门颂临后跋

石门颂向称隶中之草,是著名摩崖石刻,结体舒展,朴野不雕,富有天趣。习隶而不习石门颂,犹游杭州而不观西湖,无此理也。予习之既久,以湿笔顶纸为之,求其苍茫之意,不知能得其几。

西狭颂临后跋

西狭颂在甘肃陇南山中摩崖上,其为隶也,与石门颂并称,结体野逸不及石门,而宽博过之,且时见篆意。二颂皆为摩崖隶书之极品。习隶而不习摩崖石刻,终少放逸天纵之趣。故西狭颂亦为习隶之津梁。予临此颂,杂以篆书及行草用笔,不必字字酷肖,笔笔相似,如此或可窥其堂奥也。

衡方碑临后跋

衡方碑书于东汉灵帝时,此碑沉雄厚重,多横势,尚方折,笔法古健,丰腴之中见遒劲雄伟之态,是隶书代表作之一,为历代所重。予临此碑,强化其腴润,取其方折,或见古人书丹之致,不必外求刀法也。

孔宙碑临后跋

壬寅夏至秋,南京有林散之书法展,予二往观展,得见林老如许手泽,亦大幸

事。每一展品,予必观之良久,手摩心追唯恐不及。林老为现当代草书巨擘,固因其学养深厚,一生读书吟诗,更因临池不辍,计六十年。林老于汉隶下力尤多,遍临群碑。观其所临孔宙碑,空灵含蓄,似不食人间烟火。初观之似无奇处,熟读之则满纸清虚之气,与其草书一脉相承。观展归来,予乃铺纸重临此碑,觉胸下清风徐徐。不计形似,惟求其气息也。

李青莲序临后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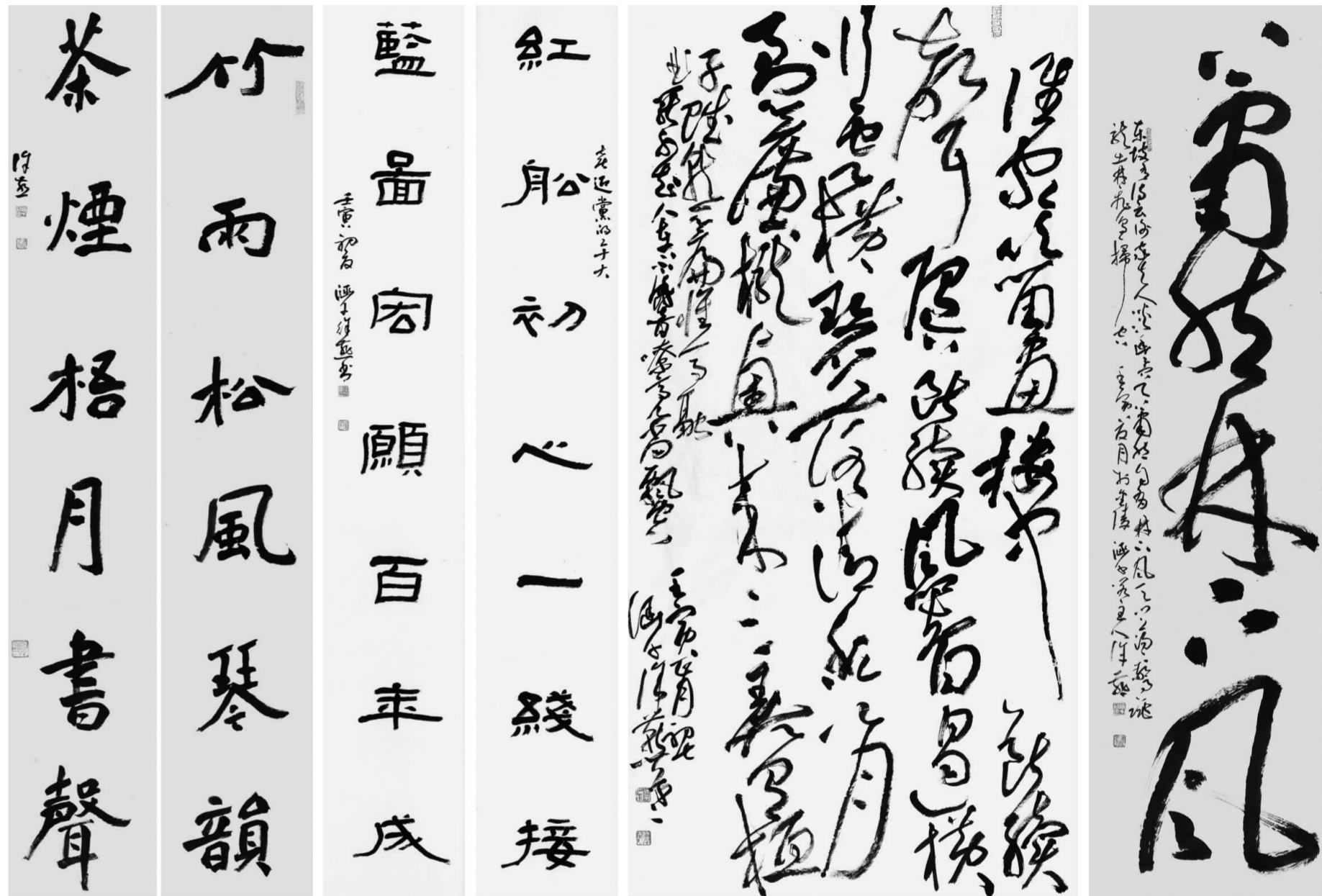
盛唐时有三绝,曰:李白之诗歌,裴旻之剑舞,张旭之草书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云,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此为李白画像也。又云,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此为张旭画像也。张旭年长于李白,而一见倾心,李青莲序被后世目为草书神作。予近年颇致力于草书,今临此帖,受益良多,今后当时时摩抚,以冀有所悟到。

乙瑛碑临后跋

乙瑛碑现存曲阜孔庙,为汉隶名碑,结体方整,多取横势,用笔方圆兼备,平正中见秀逸之气,为历代书家所重,今世林散之先生于此碑用力甚勤。清人方朔赞此碑曰:“字字方正沉厚,亦足以称宗庙之美。”何绍基称此碑云,横翔捷出,开后来隼利一门,然肃穆之气自在。予之临作不斤斤于原碑,杂入它碑用笔,欲求神之似而非形之似也。

华山庙碑临后跋

清人朱彝尊云:“汉隶凡三种:一种方整,一种流利,一种奇逸。惟延熹华岳碑正变兼合,靡所不有,兼三者之长,当为汉隶第一品。”对华山庙碑之评价不可谓不高。然则后人如何学之能兼三者?予试以汉简笔法入之,正侧兼具。汉隶向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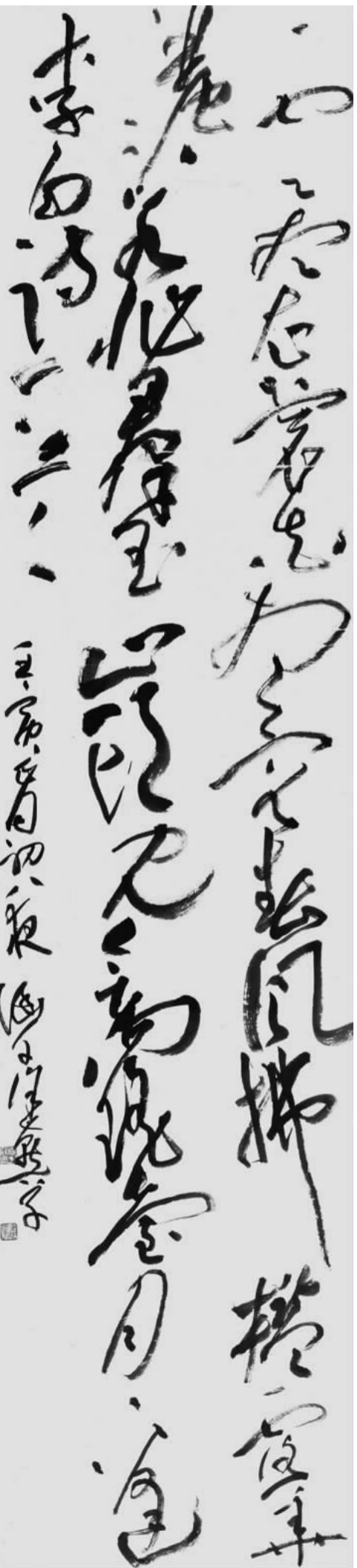


楷书对联 208×36cm×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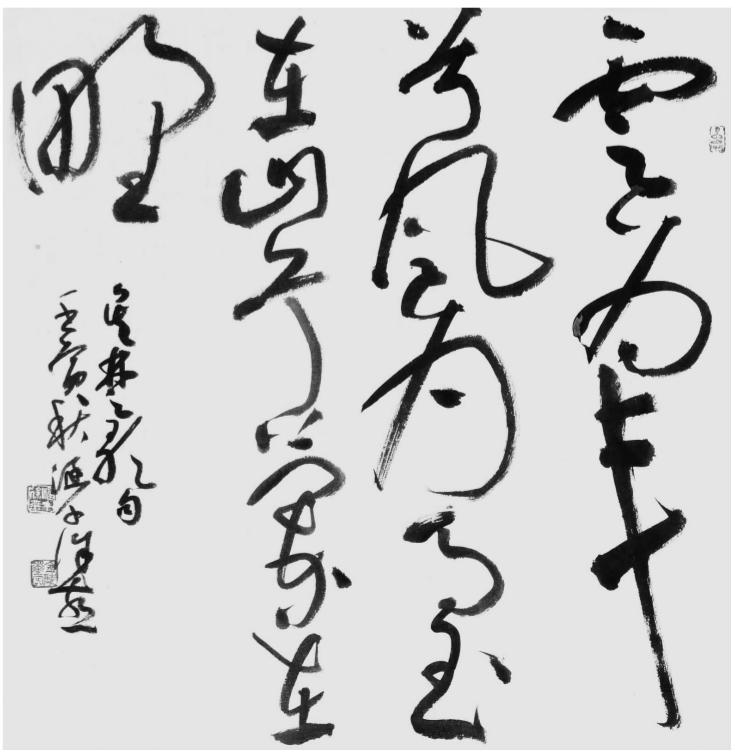
楷书对联 178×27cm×2

草书中堂 247×123cm

草书条幅 180×48cm



草书条幅 233×53cm



草书斗方 66×66cm

重中锋,简书则常见侧锋,正侧并施,方能融方整流利奇逸于一炉。拙临私意以为脱略形似,有汉人书写之原始形态矣。

曹全碑临后跋

曹全碑名重隶林,此碑结字风致翩然,多取横势,犹如洛水女神,衣带当风。人或谓此碑妩媚,予则见其空灵飘逸。隶字多厚重,多板整,故空灵极为难得。前之所以重此碑,良有以也。

礼器碑临后跋

习隶者,鲜有不习礼器碑者。此碑向被视为隶书典范,其笔画瘦劲,轻重变化明显,结体紧密而开张舒展,其尤著者,捺角粗壮斜行,长波尾部尖挑,风格质朴醇厚,为历代学者奉为隶书楷模。予临此石,尤重其劲挺,取其一端,刊落其余,或为习隶之门津。

石门铭临后跋

石门铭为北魏摩崖石刻名品,向以长画飞逸,笔势往来著称,用笔以中锋为主,逆入藏出,多取逆势,沉着含蓄,偶露锋芒,而古朴浑厚。虽细画而不厌其细,结字如长枪大戟,任笔纵横,挥洒自如,力运千斤;长画亦不厌其长,势来不可遏,势去不可止,开张奇逸,舒展自然,笔势往来,生动至极。且笔兼篆隶,以草作楷。古人历来

将之与汉隶石门颂并称,盖其用笔有同者焉。清代金石学家毕沅云:远无书名,而碑字超逸可爱。近代杨守敬云:飘逸有致,从石门颂出者。予昔年颇用功于此铭,近日重临,如对老友,格外亲切。

莱子侯刻石临后跋

莱子侯刻石是新莽时期刻石,为西汉之物。西汉隶书极为罕见,迄今为止仅有五凤刻石、鼎孝禹碑、莱子侯刻石等。而为翘楚者,则莱子侯刻石是也。观此碑,可知古隶渐变为典型汉隶之关捩。清人杨守敬赞其“苍劲简质”,方朔亦云此石:“以篆为隶,结构简劲,意味古雅,为西汉隶书之佳品”。此石出土于山东邹城,已成镇县之宝。予今以篆法入隶,或可见当时书写之原貌。

古诗四帖临后跋

唐人流传至今之墨迹本甚少,古诗四帖是其一,然不乏质疑者,谓非张旭手书。聚讼纷纭,迄无结论。要而言之,诗帖为张旭笔法系统之重要作品,则无可疑矣。全帖不重提拔,而重线条之使转及速度之变化。至于用笔,则中侧并用,即有圭角,不害其流畅,滔滔汨汨,如长江黄河,奔泻而下,其中风云变幻,不可端倪。今人李志敏教授谓:“古诗四帖无一笔不争,无一笔不让,有呼有应,浑然天成。”予时时临习,信乎,李先生之言!